

第二十二章 臺灣的稻作

尊重農夫——臺灣的農場——灌溉——水牛——稻的栽培——農夫的生活

臺灣實在是個農業地方，農夫是重要而且光榮的。全中國都以士農工商表示職業的貴賤，農夫之受重視，僅次於文士。皇帝也要每年執犂一次，以示重農之意。在臺灣，農民也是社會的柱石。他們大抵是勤儉誠實的，沒有沾染都市生活的許多惡習。米是臺灣人民的主要食物，各平原中都產米，例如噶瑪蘭是最豐饒的產米區之一，所以我們要略述臺灣農夫種稻的情形，非農夫的讀者，也許會感覺興趣罷。

臺灣的農場，不要以為是北美洲的農場那樣廣大而有很高的籬笆圍着。臺灣的農夫，不是每人都有100或1,000英畝土地。臺灣的一個農家所有的土地小得可憐，祇可以作為美洲的農夫的園子而已。有10公畝的土地的地主，就算是富翁了。農場都是很小而沒有籬笆的。一片種稻的農場分成不規則的小塊，各小塊的四周用泥土築成低矮的護堤，以貯蓄所需的水。

稻子須種在灌了水的水田，農夫善用各種方法，引水到需要的地方去。例如在新店沿着彎曲的河岸造了一條大圳，以灌溉整個艋舺平原，中間有一條長八呎、寬六呎的隧道，穿過大巖石中；又用一條50呎高的水管把水送過另一條河。水到艋舺平原後，分流入無數的溝中，再流入所有的田裏去。對於稍高的地方，則用一種拙笨的水車以戽水。水車的槽中有一個轆轤，其下端放在溪中，由兩人踏車可以轉動一串運水板，將水戽上來灌入岸上的溝中。還有一種比較簡單的辦法，就是在高地上挖成貯水池，以儲蓄雨水

。這些池不但可資灌溉，也可以給水牛洗澡，實在非常有益。農夫用這些方法，能使每小塊稻田都有適當的水。

臺灣的農夫用黃牛耕旱地，用水牛耕稻田，所以很重視牛，官廳也時時出佈告禁止宰牛。水牛比黃牛粗野，性情頑強，似乎在近代纔爲人所飼養的。養水牛必須有大水池給它們洗澡，水牛之名即由此而來。把水牛從犁上解放後，它就躍入池中，留在水中很久，祇將鼻孔、角和頭的一部分露出在水面。農夫所用的器具很簡單，與數百年以前所用者相同，毫無改良，就是一把廣闊的鋤、一張有鐵鍬的木犁、一張很重的木耙和一把割稻的鐮刀而已。

在臺灣所種的稻，和在 Ontario 的稻湖 (Rice Lake) 中及美洲其他地方野生的稻 (*Zizania aquatica*) 不同，品種極好 (*Oryza sativa*。) 旱稻種在乾燥的高地，不需要灌溉；但其收穫量遠不及水稻。

稻不像麥或其他五穀一般可以散播在廣大的田地上，而是需要移植的。先把種子浸在水裏，拿起來攤在竹筐中，筐上加蓋，使其發芽；然後拿出去稠密地撒在一塊小苗牀上，潑以水肥，要防風災和鳥的侵害。三個月之後，稻苗長到約六吋時就可以移植了。

預備種稻的田要先耕好，且用耙壓平。種稻的田野都是傾斜的，各小塊稻田都要有三吋水。蓄水池中或導水管中的水先流入斜坡之最高的那些小塊，然後流入較低的小塊，任何小塊的護堤中各留一小缺口，使水可以流出。從稻苗移植以前到稻可以收割為止，田中常要有充分的水浸着。

種稻是很辛苦的工作。農夫用鋤挖起苗牀中的稻苗時，要在根上留着相當的泥土，裝在扁平的竹筐裏，挑到田中去。田中的泥水高及足膝。他使扁筐子浮在水上，左手執稻苗，在水田中彎身後退，用右手分取插入泥中，每次所插前後相隔18吋，使成行列，各行的距離約二呎。兩星期之後，又需去跪着耘田，除去浮萍等有害的植物。耘田不但是農夫的辛苦的工作，也是風濕病的重要原因。在稻子成熟以前，農夫還要去把禾束壓低，分結成束，以防風害。

稻子在移植後三個月就可以收割了。農夫在割稻時非常忙碌：先把田中的水放乾，然後用鐮刀割稻，集成可以用兩手握那麼大的束子，另有打稻的人跟在後面，拖着一隻可以移動的稻桶。桶邊插着幾條竹竿，竹竿之間固定着一張布簾，以阻止穀粒的飛散。打稻者立在布簾的缺口處，拿起一束稻子，向一塊像洗衣板似的放在桶內的梯狀框架上重打兩下使穀粒落下；稻桿則結成束子，曬乾後用以餵牛。打下了的穀子被裝在大籬中挑回家去，放在屋前的曬場上清理之，每夜覆以稻草，早晨又用木耙把穀子攤開，到曬得十分乾燥為止。穀子曬乾後，還要放入與西洋人所用者類似的風車中，搗去空粒及雜物，纔可放入穀倉中。其次的手續，是把乾淨的穀子放在一個手磨內除去穀殼，然後放在石臼中搗去米糠，纔成爲可以煮飯的白米。

農夫把稻桿搬去之後，又灌水耕田，培養禾苗而移植之，在九月或十月中可有第二次收穫。第二次收穫完畢後，田中或種甘薯，或種芥菜、油菜爲肥料，使土壤更肥。這樣在一年中可以有三收穫。

因爲每年要種二作或三作，所以農夫要春天忙到秋天。在下種及收割時，農夫的太

太在早晨三點鐘就起牀，煮飯及燒熱水給男人盥洗，大約在四點鐘叫他們起來吃早飯。他們大約在五點鐘就到田野去，工作到七點鐘，家裏的人送飯及醃菜去給他們作點心。中午他們回家吃飯，休息約一小時半。下午也有同樣的點心送給他們吃。到了七點鐘，他們纔回家，洗滌身體，坐下來吃一頓較好的晚餐：通常是一小杯熱酒、醃肉、及與鮮菜合煮的米飯。晚上七點鐘就寢。

臺灣北部的農夫也並非不幸福，他們大抵都很勤儉，慾望很少，不像讀書較多的西洋農夫那樣「癡心妄想」。他們沒有高尚的理想，只要能有清菜淡飯，足以維持自己及家屬，就不怨恨自己的困苦。假如沒有中國地主及官吏壓迫他們，奪取他們辛苦所得的錢，強佔他們的土地的話，噶瑪蘭平原中的「平埔番」是可以相當安樂的。

圖十一 用風車揚穀



第二十三章 在「平埔番」中間的佈道工作

發端——旅行——在稻田中間過夜——「令人灰心」——第一個教堂——
成績——「沒有地方可給洋鬼子住」——在牛欄中過夜——深仇積怨——番人
的手藝——外科手術——在新社——在北投做禮拜——Warburg 博士

我們既然在臺灣北部及西部的漢人中間有了根據地，建設了若干個教堂，就開始注意於東海岸上的噶瑪蘭平原中的比較開化的「平埔番」。關於他們的性格，我已經略有